



馬汗辰(左)和劉雲傑(右)因網球而相識。 焯鈴攝

馬汗辰

玄學家馬汗辰及漫畫家劉雲傑最近聯合打造新書，提倡「正信」觀念。兩人日前接受本報訪問時，馬汗辰暢論中國古代五行文化和香港玄學家應自愛，提升行業的形象；劉雲傑則慨嘆其創作靈感被現代都市愛情的價值觀「麻痺」了，並批評二次創作之說。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焯鈴、實習記者洪嘉禧
場地鳴謝：灣仔 Share Cafe & Express

馬汗辰是史上首本以「擇吉日剖腹產子」為主題出書的玄學家作者，而劉雲傑則是獲「國際漫畫最優秀作品獎」《百分百感覺》的漫畫家，二人因打網球而相識。最近馬汗辰打破傳統，分享以哲學的角度及中醫學的結合重新演繹風水八字的心得，提倡「正信」理念，劉雲傑出手幫忙設計封面，令《正信的八字 參斷厄疾與養生》這講玄學的新書更添幾分文藝色彩。

本身為網球教練的馬汗辰，2008年到雲南拜師轉兩年多，回港後決心成為一名提倡「正信」的玄學家。他非常大方把個人所學向大眾分享，謂：「香港現時玄學界的形象很差，近期有很多負面的新聞，如吳佩孚分析迷你會大火被指『抽水』、室內設計師自稱算命師強姦少女等。最大的問題是大眾對玄學完全不了解，因此容易被存心不軌的人有機可乘，上當受騙，希望多做推廣，讓大家知多點。」

要簡單易明助理解

很多已出版的命理書寫得玄虛，令人看完頭昏腦脹，馬汗辰希望用簡易文字表達，讓讀者易於明白。他提倡用簡單易明的方式解釋古代五行文化，要介乎於哲學和實用之間，更加入中醫的原理，希望一般人可以對玄學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要有基本的認識才可以防止受騙。他今次推出新書《正信的八字 參斷厄疾與養生》，成為《正信的八字》這系列第五本兼最後一本研究風水八字的書籍。他提倡富有理性思考的玄學，以一滴水的改變去解釋五行之間的哲理關係：「一滴水在冬天結冰，因為有水汽；春天不會乾，因為有濕氣；夏天秋天快乾，因為有火氣，可見大氣之中五氣運行。」

馬汗辰更說：「醫生是醫病而我們是醫命，提醒人如何避凶之餘，也教人如何改變自己的命運。我們對於每一個客人都應該負責任。」

每個人的命運都不一樣，是否天生有好的八字？馬汗辰卻有另一番看法：「沒有人可以判斷別人的命好不好，只有自己可以判斷。人不知命，因此充滿不確定的因素，便會不自在。」而看八字預知凶吉便可舒緩這情況：「如果你想做生意，若預先知道下年會破財，你便不需要煩惱，直接選擇不做，這樣可以使你貼近知命而達至自在。」

批港欠缺評鑑標準

馬汗辰指出，目前香港的玄學家沒有一套評鑑標準，只要自稱便是，一些行家根本就不精通玄學，上媒體胡亂吹噓，贏得名氣，許多人就信以為真，這樣會害死人。「對於這些『狂妄』的玄學家有機會呢人，傳媒的責任亦很大，經常吹捧一些名不符實的玄學家，但一些有實力的人未必得到尊重。」問到現況有否可改善的方法？

馬汗辰早前攜新書出席健康生活博覽。 網上圖片



左起：馬汗辰和劉雲傑再度合作出書。 焯鈴攝

法？他回應：「香港有一大班喜歡研究這方面(玄學)的人，只要培養一班對玄學有興趣的人，這個行業自己便可以提升。」

馬汗辰更分享小時候學習的經歷，指老師不喜歡他寫字太過端正，還被同學排斥，直指香港人崇洋心態過重。為人師表不是應該讚賞自己的學生寫得一手好字嗎？他說：「特別是理科的老師，我的字寫得太端正，他竟然看不明白，反而責怪我。」他認為盲目想學好英文，反而令自己本土語言的水準下降，亦強調教育的重要性：「香港教育有重英輕中的情況，大眾偏向研究西方的哲學，再研究中方的哲學，便出現了理解錯誤的情況。」

劉雲傑



《正信的八字 參斷厄疾與養生》封面。 網上圖片

倡「正信」玄學

陷創作「麻痺」期

進退。」他未來將會在台灣出版《正信風水》，更會在七月開網球慈善班，所得的學費將會全數捐款給平價飯堂。

找不到有共鳴題材

擅長畫都市愛情漫畫的劉雲傑，給人感覺是久未有新作品推出，他形容自己處於「麻痺」狀態：「我被大眾的價值觀所『麻痺』，找不到一個自己和大眾都有興趣的題材。」

有廣大市場、有質素的讀者才有好的作家誕生，香港的讀者卻對劉雲傑失望，「香港媒體嘩眾取寵，負面新聞才吃香的風氣令人沮喪，愈來愈多的資訊令人難以真假，令人的價值觀，是非觀模糊。例如：作曲的時候如果寫較為文雅一點的歌詞，便會被人稱為『赤化』或老土歌曲。」他坦言：「以我創作的立場，是應該把社會的形態寫出來，但市場似乎並不需要，太血淋淋、太現實都沒有人想看。香港人由小到大喜歡看的是 Romantic Love 的假故事，這些故事令人產生很多不切實際的幻想，毒害群眾。」他直指「因為這些幻想令大家自我膨脹，對另一半的要求過高，而忽略了伴侶之間應有的溝通和磨合。香港在教育方面沒有做好，應該教導年輕一代不單單要求別人，還要如何提升自己的內在條件，才能找到理想伴侶。」

港社會生態陷谷底

好的作品需要慢慢沉澱，劉雲傑稱一直找不到創作的慾望：「現時香港的社會生態是我見過最差的，由『港男港女』愛情觀開始已令我覺得很失望。」他又指出，「經常被嘲諷香港女生的名詞『港女』，其實對香港女生不公平，是誇大其詞，香港女生有很多優點，非常可愛，身兼多職，直率而且有義氣。香港的男生其實很自卑，不夠男子氣概，才歸罪於『港女』。野獸家長為何都是媽媽扮演？因為媽媽強勢，男方經常不理他們的孩子，一切交付媽媽決定，有些男方甚至非經濟支柱，所以較為弱勢。」他直言：「人生並不是只有愛情，其他的事業、親情都是人生重要的一部分。」

憶出書上架不自由

馬汗辰認為一個合格的玄學家應該有膽量，有能力著書，哪怕出一本。而他出的《正信的八字》系列叢書則被劍橋大學和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證明有一定質量。談到出書過程，他笑言是「一段啟」，「香港是出版自由，但上架不自由。我的書永遠在書局不會五本全齊。記得第一本書出版時，印刷好要發售上架，卻遇上不能上架的情況，我聽到打算拿去銷毀，後來想到與其銷毀不如送去大學，於是寄到劍橋大學，想不到他們竟然收藏，還寄了收藏證書過來。」

而馬汗辰不斷研究玄學的動力是什麼？他興奮地說道：「研究玄學可以使人愈來愈自在，樂天知命，知所

問到對於二次創作是否屬於抄襲的看法，劉雲傑認為只有盜版，沒有二次創作，「那些不是真正搞藝術創作的，『順手牽羊』式抄東西的盜版應該制止。外國根本沒有二次創作的說法，奇怪香港有這種說法。畫畫、雕塑創作過程需要做很多資料搜集，如果照原版繪畫，你只能說它創作成分低，如果是完全一樣，那叫臨摹。香港人總喜歡批評，但其實大部分人根本不懂藝術。書法都很少講純粹的原創，一切從模仿開始，如達文西的《蒙娜麗莎》，拉斐爾都會模仿，因為他欣賞達文西。其實所有的東西都是承先啟後。」

中館賢 笹岡武仁 追夢中的《太鼓之達人》

2001年日本音樂街機《太鼓之達人》面世，令負責開發的製作人中館賢及設計師笹岡武仁由寂寂無名變為廣為人識，今年更趁遊戲推出15周年，日前來港於東港城舉辦展覽。二人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太鼓之達人》已成他們的名片，比任何介紹詞都更有用。他們對成就感自豪，卻不滿足於現狀，盼遊戲可迎來下個10年、20年之餘，還夢想闖奧運兼推出動畫，稱追夢路未完。

穿黑西裝的中館，以及穿藍白條紋襯衫的笹岡不知是否共事15年，養成好默契，二人不約而同穿了白褲子示人，坐下受訪時，笹岡忍不住指給中館看，中館看後也大感驚訝。其實，二人的成長經歷差天共地，中館是法律系畢業生，而笹岡只有高職學歷，為生計而在和服館擔任設計師，不過，憑着對遊戲的熱愛，二人先後加入萬代南夢宮公司，並因共同開發《太鼓之達人》而成為好拍檔。

始於傳承傳統文化

二人透露當初是抱着一個傳承傳統文化的心態去開發《太鼓之達人》，中館直言：「太鼓是傳統樂器，大家都識，可演奏的機會少之又少，才想開發一個太鼓遊戲，讓大家都容易於接觸的渠道。」為何選太鼓而不選其他傳統樂器？笹岡回應：「之前都有想過三味線，但難控制，不及太鼓操作容易，僅用兩根鼓棒就可玩到，適合各種年齡層。」

正因為操作簡單，遊戲推出不久即大受歡迎，出乎



二人展示印上《太鼓之達人》公仔的名片。 陳敏娜攝

他們意料，甚至被形容為「國民遊戲」。問到有否因此實力增長，成為真正的太鼓達人？二人聽後互望大笑，否認道：「開發遊戲時，真的日日都打太鼓，但之後就比較少玩，始終太鼓是慶典時才會用到，所以實力就……」雖然他們少打真的太鼓，但間中都會去機舖打《太鼓之達人》。他們不清楚遊戲對太鼓的傳承起到的實際作用，可憑着遊戲在亞洲地區大受歡迎，有一件事他們很肯定——亞洲各地人都知道日本有一



左起：中館賢和笹岡武仁舉手讚好。 陳敏娜攝



二人即場比拼太鼓。 陳敏娜攝

個傳統樂器叫太鼓。

適應市場才能生存

《太鼓之達人》的成功，除了易玩外，音樂亦是一個重要元素，遊戲包含古典音樂、J-Pop、動漫音樂等樂曲，幾乎大家耳熟能詳的音樂都可在遊戲內找到。原來中館和笹岡本身也是音樂發燒友，中館喜歡披頭四、懷舊一點的歌；笹岡則是已故流行天王米高積遜(MJ)的忠實擁護者，「之前遊戲都曾用過MJ的神曲《Thriller》，我還直接創作譜面。」他們透露以前也曾引用廣東歌，不過，暫時就未有計劃再引用廣東歌，將來如有機會會再考慮，「始終是音樂遊戲，揀歌上都看着重知名度、節奏等元素。」

一個遊戲要永久長紅，順應市場走向是必然和必須的。二人表示：「當初由街機發展到家用版，走入屋，到之後隨着科技的進行，要開發不同的介面迎合不同的平台，尤其在智能手機的高度發展下，這一塊市場是不容有失的。」對

專業級玩家，亦會照顧一般玩家，務求個個都玩得開心。

比名片更有效

此外，二人亦各自有個小心願，因是次港展以運動會為題，加上2020東京奧運快將舉行，中館希望《太鼓之達人》有機會參與奧運，「如在開幕式或閉幕式上，《太鼓之達人》中的角色，以及一眾表演者表演打太鼓，那壯觀的場面，想想也感興奮。」笹岡則希望《太鼓之達人》的角色可以如多啦A夢般，成為長篇動畫的主角，「如果可以，我都想試下畫動畫，屆時我和中館可以像漫威漫畫 Marvel 的創作人般，在旗下電影露一兩個鏡頭。」

最後，談到《太鼓之達人》對二人人生的影響，二人互望，想了一下才回答，「15年不是短的時間，當然是感到開心。」笹岡直言：「好像做自我介紹，和別人互換名片時，他們看到名片上《太鼓之達人》的公仔時，都一臉恍然大悟的表情『喔！原來你就是負責這遊戲的人』，比起公司名、我們的頭銜，《太鼓之達人》已代表了我們，成為我們的標識，比派名片更有效。」二人還拿着名片讓筆者拍照，臉上露出與有榮焉的笑容，可見他們自自己是《太鼓之達人》的幕後推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敏娜